

鄭清文

短篇小說全集

卷2

合歡

THE SILK TREE



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

合歡 = The silk tree / 鄭清文著. --初版.
--臺北市：麥田出版：城邦文化發行，
1998[民 87]
面；公分. --（鄭清文短篇小說全集；
2)

ISBN 957-708-608-X(精裝). -- ISBN 957-
708-609-8(平裝)

857.63

87004283

Tzeng, Ching-Wen

鄭清文

短篇小說全集

卷2

合歡

THE SILK TREE

合歡 THE SILK TREE

版權所有・翻印必究

作者／鄭清文

編輯委員／王德威 李喬 李瑞騰 梅家玲 許素蘭

執行編輯／陳芳明 齊邦媛（依姓氏筆劃順序排列）

發行人／林秀梅 陳靜惠

出版人／陳雨航

出版／麥田出版

台北市信義路二段251號6樓

電話：886-2-23517776 傳真：886-2-23519179

發行／城邦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

台北市信義路二段213號11樓

電話：886-2-23965698 傳真：886-2-23570954

網址：www.cite.com.tw

e-mail: service@cite.com.tw

郵撥帳號：18966004 城邦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

香港發行所／城邦（香港）出版集團有限公司

香港北角英皇道310號雲華大廈4/F，504室

電話：25086231 傳真：25789337

馬新發行所／城邦（馬新）出版集團有限公司

Cite (M) Sdn. Bhd. (458372 U)

11, Jalan 30D/146, Desa Tasik, Sungai Besi,

57000 Kuala Lumpur, Malaysia.

電話：603-9056 3833 傳真：603-9056 2833

e-mail: citekl@cite.com.tw

印刷／凌晨企業有限公司

初版一刷／一九九八年六月三十日

初版二刷／二〇〇一年七月一日

ISBN: 957-708-609-8 (平裝) 957-708-608-X (精裝)

平裝售價每冊二八〇元；精裝不分售，全套售價二六六〇元

本書〈龐大的影子〉原收入爾雅版《龐大的影子》一書，
承爾雅出版社同意，收入本書，特此致謝。

〈評介〉

「聽香」的藝術

王德威

——評鄭清文短篇小說全集《合歡》

鄭清文先生創作小說四十年，他的風格與特色早有定論。大抵而言，評者的焦點多集中於鄭靜觀人情世態的智慧，以及誠敬平實的寫實技巧上。但鄭的創作既夥，筆鋒所及，常能發人之所未能發，而他的世故與警醒，也似乎不能以沖淡謙抑等讚辭，輕輕帶過。

以本集的一系列小說為例，我們可以得見鄭清文對倫理關係死角的精緻剖析。夫妻的勃谿（重逢）、主僕的猜疑（下水湯）、親子的誤會（女司機），乃至妻妾爭寵（合歡）、上司對下屬的非非之想（龐大的影子），無一不透露人間情事的複雜。做人要做到面面俱到，談何容易？鄭清文白描筆下角色的動機與心態，往往有出人意表的曲折。在他幾近清冷的文字下，永遠是暗潮洶湧。做為敘述者，鄭的不動聲色，因此益發耐人尋味。

在〈合歡〉及〈龐大的影子〉中，鄭處理了類似的情境：事業有成的老闆，對年輕的女職員動了欲念，進而想據為己有。但鄭要表現的不是辦公室的情色風潮，恰恰相反，他反而要思考這其中的道德齟齬。恃財仗勢的老闆對下屬予取予求，與其說是基於貪欲，更不如說是一種自我求償的手段。另一方面，做為被動者的女性，以退為進，竟也有別的打算。欲念的取捨與利益的交換糾纏不清，使角色本身的動機都模糊了。〈龐大的影子〉以當事人雙方的對峙收場，不了了之。但〈合歡〉中鄭清文繼續推衍僵局，終於暴露其中「要命」的道德曖昧性。主人翁何火旺事業有成，又坐擁三房妻妾，卻掩不住內心的虛無。在等待又一個佳人，追逐又一次奇遇時，他爬上了一株合歡樹，坐在樹枝上朝樹幹鋸開，最後「嘩的一聲，樹枝斷了，人和樹枝一齊掉了下去。」

這一結局，似幻似真，充滿寓意意義。但我以為鄭顯然無意於尋常警世教訓。他要探詢的毋寧是人之為人，他（她）的自由意志範疇何在，自我期許的代價幾何？更重要的，善惡的分野，不是來自於個人行動的後果，而是來自於引發此一行動的念頭？在述寫這類的問題時，鄭清文使我們想到寫《伊凡·伊里區之死》的托爾斯泰，和《心鏡》的夏目漱石等名家。漱石的《心鏡》，講的正是個極度我執及內心罪愆煎熬的故事；沒有高潮迭起的情節，唯見當事者綿綿無盡的思慮與不得不然的絕望辯證。《心鏡》開下了日本現代（主義）文學的先河，與漱石對明治之後日本文明自省性的思考，當有密切關係。

論者經常提到鄭清文與三〇年代大家沈從文的風格，相互輝映，而他私淑莫泊桑、契訶夫的技法，也有獨到之處。推而廣之，上述托爾斯泰以及日本夏目漱石到川端康成的影響，也不妨可以參考。鄭的寫實主義信念，因此不能化約為簡單的「為人生而藝術」公式：不同的寫實流派對人生有不同的觀照，也有不同的藝術表達方式。是秉持這樣一種兼容並蓄而又擇善固執的寫實的精神，鄭方得以對戰後台灣主體性的塑造，做出精緻分析。

而我要說，對這一主體性的思考，鄭清文常以內心之罪的形式來表現。〈故里人歸〉中的老醫生在戰時停妻再娶，造成悲劇，數十年後回返故鄉，他為的不是一解鄉愁，而是要回到罪的現場，咀嚼往事的遺蛻。過去的記憶，如影隨形，我們的醫生不能，也不願，自其中解脫。又如〈睇〉，敘述者追溯以屠夫為業的三叔，曾經如何是他欽慕的對象，又如何使他的理想幻滅，而背景是日據時代殖民者的強權政治。在那些年月裏，饒是再無辜的小百姓也難逃一夕數驚的恐懼——被殖民者的生存情境就是他的原罪。一念之間，敘述者對三叔的勇氣與怯懦，也就釋然於懷了。

〈重逢〉及〈下水湯〉寫的都是情欲與誘惑的故事。前者的家庭主婦與舊日愛侶重逢，引發陣陣漣漪；後者的高中生聯考壓力過後，對女性的欲望蠢蠢欲動。兩個故事的題材也許無甚可觀，鄭清文的重點卻擺在角色「一念」之差的微妙後果。家庭主婦到底

沒有紅杏出牆；高中學生也沒能一遂所欲。但他（她）們的抉擇（或挫折）已對各自的人我關係，造成裂變。當主婦重新回到她平庸的先生身邊，當高中生想要輕薄的女傭慘然裸裎以對，鄭清文的角色顯現了他（她）們的自覺——對「非份」之想的自覺，對「本份」的自覺。逾越現實人生的卑微欲望與隨之而來的難堪局限，是鄭清文描繪人物心理劇的起點。

這種細碎但深沉的心理糾結，在〈蚊子〉及〈婚約〉中有更進一步的凸現。〈蚊子〉裏入贅妻家的丈夫多年後回首，不免有了一切惘然的喟嘆。可是當年一二婚外情事，仍似揮之不去的嗡嗡蚊子聲，縈繞耳際。〈婚約〉裏，即將結為連理的情人一次沙灘之行，赫然暴露了兩人的海誓山盟，完全繫於往事的罪與罰。〈婚約〉的故事雲淡風輕，卻隱現了男女之間被虐與施虐狂的傾向；暴力的契機似乎一觸即發，卻終於化為莞爾嬌嗔。鄭清文對人性陰晴幽微處的觀察，以此為最。

解嚴之後，義憤與控訴一度成為台灣文學的創作主流，罪與罰的率爾認證充斥字裏行間。鄭清文的創作不乏對時事的抗議與描摹，但他每能在最尋常的生活倫理脈絡中，質疑道德的界限與尺度。這是他不同流俗之處，而自寫作中他所淬鍊出的謙卑與警醒，也必然促使他更包容世事的不義與不公吧？在這眾聲喧嘩的時代，人人有話要說。但鄭清文默默的寫著，寫著你我內心深處的不安與悸懼，罪過與救贖，而且每每無聲勝有聲。

就像在小說〈音響〉中，追求聲音與影響的欲望澎湃泛濫，又有幾人能靜下心來「聽香」——傾聽神前香灰燃燒的聲音？「你先靜下來，全身所有的器官靜下來，就可以聽到。」鄭清文小說所燃起的一瓣心香，安安靜靜，他的一點靈犀，我們可曾聽到？

——一九九八年

本文作者現為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東亞系教授兼系主任。

目次

〈評介〉

003

「聽香」的藝術／王德威

——評鄭清文短篇小說全集《合歡》

013

龐大的影子

041

睇

055

婚約

073

轟砲台

085

下水湯

121

故里人歸

149

蚊子

2 2 9	2 0 9	1 9 5	1 7 9	1 6 1
合歡	音響	女司機	雞	重逢

合歡

THE SILK TREE

龐大的影子

白玉珊走進辦公室，從手提包拿出化妝盒，照著鏡子把臉部的化妝修整一下，看看錶已是九點差一刻了。公司的規定是九點上班，她和往常一樣，提早了一點來。董事長平常是九點半以後才上班，有時有什麼特別的事，也會提前在九點左右來到公司。

許濟民已在這次股東會被選任為董事，再經董事會推選為常務董事，聽說這一天就要正式上任。

許濟民在兩年前曾以優異的成績考進本公司，工作非常認真，不到半年就升到股長。但升職不久，他突然辭職，轉到一家外國公司。

聽說，他在進公司之前，也換過幾個職業。自預備軍官退役以後，他考過七、八個公司機關，每考必中，而且每次都名列前茅。

他到外國公司以後，聽說又換了幾個地方，越換公司越大越有名，職位也越高，薪

水當然也越多了。

想不到這一次他又回到公司來，職位是常務董事。在這家公司，除了身兼董事長和總經理的老闆以外，就是他的地位最爲重要，而且在看得到的將來，在董事長退休以後，那個位子就將由他繼承。

當許濟民還在公司的時候，公司裏早就傳說董事長有意招他爲婿。當然，這也只是一種傳聞，許多知道底細的人都說沒有這種可能。許濟民雖然是第一流大學畢業，畢竟是一個出身寒村的農家子弟，怎麼能和一個擁有幾千萬家財，一千多名員工的富商攀上關係呢。

另外的一批人卻說，董事長雖然在公司的經營上還能接受現代化的經營方式，但在某些觀念上，卻仍非常保守。

因爲他只有一個女兒，他希望能招贅，希望能有一個孫子冠上自己的姓。如果這種說法是對的，他就不容易在門閥相當的子弟裏找到一個乘龍快婿。

當時許濟民是一個對象，但並不止他一個人。論人品學問和工作的熱忱，一個姓楊的和一個姓羅的也差不多，另外一個姓林的可能性更大，但是他不久就辭掉工作出國留學去了。

許濟民進公司只半年的光景，忽然調升股長，公司裏又更加傳說紛紜了。想不到這

時候他突然辭職到一家外國公司。那時董事長也曾經挽留過他，並且也答應提拔他，但是由於薪水的懸殊，他還是走掉了。

白玉珊知道董事長當時確實很不愉快，甚至責罵他忘恩負義。如果當時董事長能表示招他為婿，他當然也不會走掉的吧。當時，董事長可能還在觀察階段，不然公司裏進出出的員工那麼多，為什麼一個人突然辭職就大發雷霆呢？現在回想起來，好像是有意無情之差吧。

九點一刻，董事長帶了新任常務董事許濟民進來。白玉珊和以往一樣，一看到董事長就站了起來，恭恭敬敬向他道個早安，董事長也和以往一樣向她輕輕點了點頭。許常務跟在後面，也望她淡淡的一笑。

在外表上，這一笑只是一種禮貌，好像是第一次見面，也好像一個上司對屬下的親善，但白玉珊總覺得在那笑後面有什麼刺痛著她的心。

白玉珊也報以一個輕輕的微笑，在外表上，這是一個部下對上司的禮貌。她雖然想報以同樣的微笑，但卻覺得很不自然，怎麼也沒有辦法裝得那麼冷靜，當她嘴角略微鬆弛，許濟民早已轉頭過去了。她立即懊悔起來，為什麼無端回他一笑，好像把內心剖出來給對方看了一般。不但這樣，當她剛剛牽動了嘴角，董事長突然回過頭來，望她投下冷峻的一瞥，在白玉珊的記憶裏，董事長是很少對她這樣的。